

· 理论探讨 ·

叶桂疗虚六法刍议

天津中医学院(300193) 魏延华

清代名医叶桂(字天士),不仅是一位卓越的温病学家,同时也是一位颇具创见的杂病证治大师。纵观医坛对叶氏学术思想的研究,多详于“温病”而略于“杂病”,故笔者拟对叶氏论治内伤致虚的大法,作一粗略的探讨。

“虚损”一词,系中医学对多种疾病缠绵不愈、正气受损而导致怯弱诸证的总称。古谓“久虚成损,积损成劳”,仅此一语,即指出了虚、损、劳三者的密切联系。叶氏对虚损的辨治取法于内、难,兼收众家之长,又能独抒己见,则有“理虚国手”之称。现结合《临证指南医案》有关虚损疗法内容,浅议于下。

1 轻柔润肺

本法适用于燥热刑金、肺阴不足之候。盖肺为五脏之华盖,其体轻柔,宣肃有常,如“雾露之溉”,以滋润五脏皮毛。叶氏认为:若“邪灼肺阴”、“胃津日耗,不司供肺”,或“肾液无以上乘”、“肝阴虚、燥气上薄”,必令津伤液乏、宣肃失司,则证见久咳不已,痰出不爽,或痰中带血,咽干失音,舌红少津脉来细数等象。故其治法忌投温燥刚烈,多取甘凉滋柔,如沙参、麦冬、百合、石斛、花粉、梨汁、川贝、杏仁之属,俾津液和调则诸恙悉除。

此外,叶氏对肺损阴虚之证,强调“肺损久咳,用药总以勿损胃为上”,除“胃旺纳佳,酌加阿胶、生地、天冬之类外,则宗《金匱》麦门冬汤化裁以培土生金;或常赏用玉竹、寸冬、糯米、扁豆之属,“冀胃土日旺,柔金自宁”则中焦得以顾护。至于清热滋腻之品,在所不用。

若肺伤久咳,又兼失血损及心营,叶氏常于轻润之中加服天王补心丹之类。如心神不宁而见心悸、失眠者,喜用甘麦大枣为法,以柔养营液。

2 甘温补脾

适用于脾损阳伤,证见食少倦怠、腹痛便溏、少气懒言、形神萎靡、脉虚弱、舌淡白等。故用甘温药补脾助阳。对此类虚损,叶氏指出:“凡元气已伤,而病不愈者,当予甘药。”还谓甘药能“培土生初阳,是劳损主治法则。”在具体治法上乃遵仲景建中之法,首

选建中汤急建其中气,并认为该方可使“食欲增而津血旺,以充血生精,而复其真元之不足。”与此同时,叶氏基于建中而复元气的论点,故又将此法视为治疗虚损诸证的关键,实独具匠心。

此外,对脾伤气弱诸证,除建中法外,又旁及东垣与丹溪之“有形精血难生,无形元气须急固”的理论,常选用四君子汤、五味异功散、参苓白术散、补中益气汤等方化裁,俾化源旺盛,则津液自充而诸虚尽除,但总以健脾益气,急培后天之本为宗旨。

3 养阴益胃

适用于胃损液亏,故用甘寒之剂以濡养。由于久虚重损,饮食衰少,不能化生精微,阴液来源不足或虚火扰动而灼伤胃阴,故证见心烦、倦怠、不思饮食、大便燥结、色痿形消、脉象虚细、舌干少津之象。对于此类虚损,叶案中多以“甘寒”主之,轻者以养阴益胃为主,如麦冬、玉竹、沙参、石斛、扁豆、甘草、糯稻根须、蔗糖等用之最多。重者则用《金匱》麦门冬汤之甘缓法。在药物加减上,叶氏根据胃喜柔润的特点,用麦门冬汤时常去辛燥半夏,和守中的甘草、大枣,而酌加甘凉濡润之品,促使胃津充沛,“水精四布,五经并行”,则阴虚得愈。

若元气伤残,脏液大亏,脉虚细、夜热晨寒、倦怠、口渴、汗出者,则以复脉汤为主疗此虚损。若胃阴灼伤太甚者,并去人参、姜、桂,加蔗糖,这些又是叶氏关于阴伤及胃的进一步治法。

综上所述,叶氏力群世医脾胃不分,滥用脾药以治胃虚之弊端,遂创立清养胃阴之法,为完善和丰富脾胃论治内容,作出重大贡献。

4 填精滋肾

适用于精亏髓空,精血内夺之下损,治从肾脏,培补先天。证见腰脊酸痛、两足痿弱、盗汗遗精、脉细或数、舌萎少苔等。叶氏认为“精血未旺……当以血肉充养。”故重用血肉有情之品填补精气。在具体用药上,叶氏提出“精血皆有形,以草木无情之物为补虚,声气必不相应”见解,故主张取质重味厚之品,均系动物性补虚药,如胶类之阿胶、鹿角胶、龟板胶、淡

菜胶、霞天胶、海参胶等；髓类如猪、牛、羊之骨髓或脊髓；它如羊肾、羊肉、猪脊筋、河车、牛乳、人乳、鹿茸、鹿角霜、鹿鞭等等。这是历代运用动物性药物最丰富的医家，亦足以说明当时动物性补虚药广泛用于临床，同时也发展了《素问·阴阳应象大论》所提出的“精不足者，补之以味”的治则。

此外，叶氏对精血内夺而偏于阴虚者，常以龟板为主，佐以凉润，如二地、二冬、柏子、女贞之属。同时多取河车、龟板胶、鹿角胶、阿胶、猪、羊骨脊髓等血肉有情之品，以培补精血，而对于苦寒沉降，纯阳刚愎之品，决不妄投滥用。

5 温润肾阳

适用于肾阳虚衰，命火不足者。证见畏寒怯冷、滑精早泄、男子不育、女子不孕，舌淡苔白脉细。对此类虚损，叶氏常以鹿茸为主，补肾中阳气，并佐以温润之药，如肉苁蓉、枸杞、菟丝子、当归等。同时反对滥用桂、附等温燥之剂，恐燥热伤阴。他说：“桂附刚愎、气质雄烈。精血主藏，脏体属阴。刚则愈劫脂矣！”

此外，他根据“肾阳静而望藏”的特点，尚主张于补阳之中常加敛补药物，如芡实、山药、五味子、覆盆子、金樱子、桑螵蛸、海螵蛸等，以消除肾阳不潜、肾精外泄之兼症。总之，叶氏之温补肾阳，突出了善用“血肉”栽培和强调“温润”勿燥的治疗特色，值得深入研讨。

6 建中理虚

虚损之证，虽有上、中、下诸损之别，然其虚损常常波及多脏：如心经表现心若摇漾，心烦不宁、汗出、健忘；肺经久嗽痰多、夜咳；肝经多眩晕胁痛；肾经有失精晨泄、消渴等；反映营卫不调症象如夜热、五心烦热、升火、寒热等等。关于“虚”的一般见症，叶氏也多描述为“行走无力”、“肌无力”、“行步欹斜”、“精神

萎靡”、“足痿”、“形色夺”、“肌肉消”、“肉消形脱”、“神困”、“形瘦色黄”、“未老先衰”等等。究其诸证之成莫不与中宫之虚损息息相关，盖中土一虚，乃是导致诸虚劳损的病理关键，故临证施治予以建中之法，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。

叶氏宗《灵枢·终始》篇有关“阴阳俱不足，补阳则阴竭，泻阴则阳脱，如是者可将以甘药，不可饮至剂”之说，则力倡欲理其虚，尤重建中的治疗思想。据此，他对多脏受累之上、中、下诸损并见者，叶氏非常重视施用建中之法。其中对上下交损者、中上俱损者，多用甘药培中，加黄芪、山药、炙甘草、大枣之类，使“中土宁”则“金受益”。对上下俱损者，亦主张“议从中治”；因“脾胃后天得振，始望精气生于谷食”。故用参术膏米饮汤以建中，使中气四运，则上交于心，下通于肾，化源充足，精血复生。

此外，叶氏治疗虚损还重视中下兼顾，脾肾双补，他认为：肾阳自下涵蒸，而脾阳始能运筹，肾气下损，久必延及中宫；反之，脾气中乏，久则亦会殃及下元”。因此，在补后天时重视养先天，而益先天时又重视培后天，或在补脾药中加用菟丝饼、沙苑子、益智仁、肉苁蓉、补骨脂；或在补肾药中加用人参、茯苓、白术、山药、广皮、厚朴等，或早服八味丸，晚服异功散等。

综上所述，不难看出叶氏对虚损之证治，不乏独到之处。他以上损、中损、下损为经，伤阴伤阳为纬，对虚损进行辨证。在治疗上又强调或建立中宫，或滋填精血。观其选方用药，求精求纯，变通成法，既善于用清和平淡之轻灵，又善于用血肉有情之脏重，为后世治疗虚损证树立了典范。

(收稿日期:1998-12-04)